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血氣者
充膚熱
肉之氣
血之氣

各有其道故曰別出兩行榮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於上下四旁而布散於形身之外稽積於蘊者猶草木之生長茂盛於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出所主之常處也故內積於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蓋衛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下者取之三里蓋衛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陽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脇之帶脈蓋衛氣之布於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脈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衛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脈會於中脘上會于承漿與帶脈會于臍之左右而外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脈而出散於皮膚此衛氣始出之常所也夫衛為陽從脈而出由內而外自陰而出于陽榮為陰從絡谷氣分而入於孫脈經脈自外而內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內外交互之妙道也雖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雞足之踐地蓋以疎陽明之經脈以通衛氣之所出也診視其脈大而脈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稽積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所生所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此言衛氣之積於內者有所當刺之處及有不可刺之時也素問痺論有云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悍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于盲膜散于胸腹今衛氣不能行于皮膚盲膜而乃留于腹中稽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在旁病于肢脇在中病于胃中則為胸為腹在其中矣其病腹滿發為喘呼逆息者此皆何以去之伯高言凡衛氣之積于胸中當取之於上如足陽明胃經之大迎穴任脈經之天突廉泉穴積于在下之腹中對胸中而言故謂腹為下當取之於下滿足陽明胃經三里氣街穴胸中與腹中俱滿則為上下皆滿當取之于旁及上下皆取之即大迎天突廉泉三里氣街皆是也與季脇下一寸即足厥陰肝經章門穴其積重者即橫鍼以刺之如難足之狀然又診視其脈大而強急乃邪氣正感宜避其來銳若脈絕不至則正氣極衰宜防其過洩及腹皮急其亦邪感正衰所致皆不可輕刺之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榮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而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即闕中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臟故觀唇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榮者血之氣也濡潤也血之液為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衛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衛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曰血氣
謂內外
出入之
交互
數上聲
勝平聲
間去聲

南北為
道東西
為度
衡氣去
形而獨

論此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皆有可驗之處也。欲知皮病當驗兩眉蓋兩眉間即關中為肺之部而肺合于皮故觀兩眉間色起薄澤者即知病之在皮也。欲知肌肉之病當驗之唇蓋唇主于皮而脾主肌肉故觀唇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肌肉也。欲知血氣有病當觀之目蓋肝主筋而目為肝之竅故觀目色有青黃赤白黑者則知病之在筋也。欲知骨之有病當驗之于耳蓋腎主骨而耳為腎之竅故觀其耳之焦枯受垢者則知病之在骨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輪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於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也，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

經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於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於皮輪於四末，為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於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為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為肉之柱，柱之為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為谷，小分為絡，分肉之間，絡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肉肉之大分也。榮衛大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脛之肉為主，猶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皮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于氣街，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脈絡脈也，榮氣從絡而行，於經脈，衛氣從絡而出，於皮膚，血氣輸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脉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也，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從風而滲于脊骨，從脊骨而上滲補益腦髓，髓空在氣。

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一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大骨者，以脊骨為所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滯于手足其經之筋，即為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厥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於天地之間，故於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察衛氣為百病，毋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深淺各在其處。○余伯高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蓋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地環轉，日日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

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運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為奇恒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臨病人以觀生死更可以運玄門為養生之秘要

註此承上文而言皮肉氣血筋骨之病各有其柱蓋肉之為柱上則為骨下則為髓乃手足六陽經與足少陰

腎經分肉之間也欲知氣血之有病者必有其輪蓋血氣之為輪在於諸經之絡穴若氣血留居則成而筋起但以筋為主不必分陰經陽經或左或右而止候其筋之為病耳欲知骨之有病者必有其屬蓋骨

之為屬凡一身之骨空其所受益者皆是也而骨又與腦通又皆所以益其腦髓耳故取穴以刺之者亦惟于皮肉氣血筋骨各視其處病間者則淺刺之而鍼少病甚者則深刺之而鍼多隨其變化而調之是

之謂上
工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

註此帝即人之肥瘦寒溫老壯少小而欲分別之也大小者身之大小也寒溫者身寒暖也

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二十已上為壯十八以上為少六歲以上為小

註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已上衛氣漸衰蓋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

夏之氣從下而方盛於上○王子方曰數始於一而成於三三而兩之為六三而三之成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玄臺曰十八已上六十已上俱當作已下

註此伯高言人之老壯少小以年而別之也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堅皮滿者肥腠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註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

理中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腠肉堅而皮滿者肥蓋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皮

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故腠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註此言人之有肥有膏有肉者也。分也。肥者猶言壯也。腠後曲處為稠膏者油也。脂者骨中髓也。

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張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溫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腠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註此言人身之有冷熱也。大凡人之多膏者，其肉必堅，但腠理粗則其身寒，若細則身熱也。

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張任谷庵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溫分肉也。衛氣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腠者臍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於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於分肉，以致脂膜相連，而脂肉緊充，故其身收小也。○余伯榮曰：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實於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註此言人身有肥瘦大小也。大凡人之有膏者，其氣必多，而皮自縱緩，故能縱腹垂腴，此之謂肥也。反是則為瘦矣。人之有肉者，其身體自然容大，此之謂大也。人之有脂者，其身必收小，此之謂小也。上文帝問肥瘦，而伯高止以肥膏肉三義為對，其肥瘦猶未分也，故帝於此并問之耳。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眾人者也。

張任谷庵曰：此言衛氣與榮血相將充盛于分肉之大理。其膏肥之肉，正有衛氣而血不榮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隆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為榮衛和。

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清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有別也。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於分肉，是以血亦清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註此言人之有膏有肉有脂者，其氣血各有多少，而身之冷熱遂別也。膏者其氣必多，多氣則身必熱，故能耐寒也。肉者其血必多，多血則形充而不寒不熱也。脂者其血必清而氣必滑且少，故其身形不大而必能耐寒也。此三者必異于眾，而不能多也。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稱去聲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稱去聲

黃帝曰：眾人奈何？伯高曰：眾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

曰眾人

張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眾人者平常之大眾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如于肥大也。無氣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於肌肉間也。

皮肉筋骨各自稱其身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註此言人之眾者其形不大不小必其皮肉脂膏血氣之不加多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濁者為衛故濁

為氣多清為氣少

張此言人之血氣當紀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人也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期為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有其處若獨充或盛於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深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淺深不可勝窮隨之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後學知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為治道之張本也。

註此言治三形者必別其氣血之多少清濁也。三形者即膏人肉人脂人也。

玉版第六十

註末有著之玉版以為重寶故名篇素問有玉版論亦著之玉版也。

黃帝曰余以小鍼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為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於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註

此章論充溢於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絡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而布散於天下逆之則傷其所出之機。勝五兵之殺人矣。犬絡者手太陽之絡名曰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

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陽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與經脈相屬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溫于皮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氣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余伯榮曰上章論衛氣從陽明之脈絡而出于皮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外即與衛氣相將之榮氣也榮衛血氣雖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按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一弓二矛三戈四矢五戟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鉞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

黃帝曰

按史記云軒轅之時神農世夏諸侯相侵伐軒轅君用干戈以征不享炎帝侵陵諸侯黃帝與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又與戰於涿鹿之野則旗幟白刃陳于中野者信有之也

張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於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以癰疽之生膿血

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

為良方著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而成于死一生之證也。遭遇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膿已成而不予見此瘰生于藏府之間而不與我期乃多死少生之候也。○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論所生瘰癧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榮衛留積而成瘰癧此因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論此言瘰癧生于積微其已成而難化者為其失修養之道而聖人憫之故必遺之以良方也。陰氣者榮氣也陽氣者衛氣也惟榮氣不足衛氣有餘故榮氣不足瘰癧乃發膿隨熱聚小鍼難取正以邪盛難化猶用兵者其謀非止于一日其遠難正在于須臾誠不可不慎也。況生此瘰癧之人使身被瘰癧而膿血已聚惟其遠修養之道耳詎知瘰癧由微而積聖人自治于未有成形之始愚者則遭于既已成形之後所以治之失其時也然而不得與聖人相遭相見而聖人慮其膿血已成多死少生乃著為良方以傳之彼小鍼者雖可以治民而非可以治瘰癧也亦明矣。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

張余伯榮曰此言瘰癧發於外而予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瘰癧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瘰癧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鉞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鉞鋒取之鉞鋒者大鍼也。

論此言瘰癧已成膿血者惟治之以砭石鉞鋒鉞而己以砭石治小者其功小故不可用小鍼也。以大治大者多害故鉞鋒之外不可輕用也。惟砭石者以石為鉞及鉞鉞鋒鉞皆可以取之耳。▲本經九鍼論四曰鉞鋒取法于絮鉞扁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鉞鉞取法于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而熱爭者也。又見本經第一篇九鍼十二原中。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有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

為順矣。

張此言瘰癧發於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膚肌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瘰癧發於皮肉筋骨之間其氣餘行者為順若反逆於內則逆傷其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內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絕也。太陽為諸陽主氣有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左心主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音嘶色脫心藏傷也。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為順矣。

內針論
便去聲

天而一月
周

噴叶孫

經脈有
絡孫
脈大絡
有孫脈
與孫判

張此言癰疽之難全者惟驗其病勢之五逆而五順可推矣人之目雖為肝之外候然又分屬于五藏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赤乃肝氣衰也其白眼屬肺今反青是肝邪侮所不勝當為肺氣衰也黑眼者即眼之睛也屬于肝今反赤乃肝氣衰也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效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張此言血氣之逆于經脈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滯而成癰腫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逆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多生于榮衛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腫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於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于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脾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效而溲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效心脫身熱脈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藏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藏真矣經脈應地之經脈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盈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王子方曰堪輿家營井度月影以取象

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效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效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張此言氣血之逆於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滲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充于四體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效溲血形肉脫脈搏逆于肺絡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效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藏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繞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關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

如逆傷其氣逆則死於家中逆則死於堂上矣。○任谷菴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道，運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癰腫，或一息不續，即為雷壞之判。

三此言諸病皆有逆順有五逆之半月而死者有五逆之一時而死者醫工不可以逆治之也。腹滿身熱，而其脈亦大，是邪正盛也。非一逆而何？腹鳴而滿，四支清冷，復又下泄，陰證也。而其脈又大，是陰證得陽脈也。非二逆而何？衄血不止，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亦陰證得陽脈也。非三逆而何？在上為咳，在下為血，又且脫形，正氣已衰也。而其脈之小者，帶動是邪猶未衰，非四逆而何？其聲欬，其形脫，其身熱，正夏火盛也。而脈之小者，帶疾是邪亦未衰，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半月而死也。○又有腹大而脹，四肢則冷，而其形既脫，其泄又甚，非一逆而何？腹脹于中，便血于下，乃陰證也。而其脈又大，且時絕，是大為陽脈，絕為死脈，非二逆而何？在上為效，在下為血，其形已脫，火盛水虧也。而脈又搏擊，非三逆而何？嘔血而胸滿，引背脈固宜小，而小中帶疾，虛而火盛也。非四逆而何？上為效，中為腹脹，下為泄瀉，病已虛也。而其脈則絕，非五逆而何？此其所以不及一時而死也。▲夫曰一時者，一週時也。乃一日之意。▼五逆不可刺而刺之，是謂逆治之耳。

黃帝曰：起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為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脡，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大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以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三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於天下者，從藏府之經隧布于四末，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於經，命者也。駢大也。言鍼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文，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藏，應五運之五中也。外次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於後世，無有終時者，若不察

此三才之大道反逆傷其旋轉之機又勝五兵之殺人矣大路者十二藏府之經別也五里者手陽明之穴在肘上三寸蓋藏府之大絡與經相平而布于四末手陽明之大絡與手陽明之經相平循五里而散于尺膚夫藏為陰府為陽經脈為陰皮膚為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府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脈中者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以應尺寸之脈五藏之氣血行于脈外者因胃氣而出于手陽明之絡以應于尺膚是

以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不待于寸此十二藏府之血氣行于經脈皮膚之外內者尺大會于手太陰陽明也故迎之五里中道而止至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至而迎其五藏之氣至即若五往而追之則非由藏之自絕壽之自傾覆所以殺生人也闕者窺侯其所出也門者衛氣篇之所謂契結之門戶乃氣血從源絡而出于皮膚之門也故侯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稍緩而死于室中入門而迎刺于絡內者即死于鬻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繞地球轉一周逆

則不過一周而死況鍼刺之傷乎是以者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今民不敢犯也○任谷庵曰人之皮表以應天經脈應地之經水天氣運行於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而

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藏之大絡而出于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于營注于輸行于經而與經脈中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間此人合天地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

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于外蓋謂皮膚之血氣由五藏之所出也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此謂奪其天氣則手足五輸之氣血從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

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之生始出入參合天地陰陽乃端本澄源之學大有裨于治道學者當以為首務焉○余伯榮曰按內經論經脈之血氣曰藏之金匱論皮膚內肉之血氣曰著之玉版蓋因金玉

之黃白而分血氣之陰陽也類而推之如金銀花王不留行花開黃白尚隱君即用之以行氣血張仲祖以雞卵黃治血卵白治氣此皆體先聖之遺意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事物之理用之不窮矣

此言鍼之能殺生人者在于奪其五里以竭經隧之氣此其所以為刺禁也二十八會者手足十二經左右相同之共有二十四脈加以兩踰督任共為二十八會也世有能于生人則殺之死人如酒之醉人雖

此問之者固為不仁而聞之而不弗行正所謂明道也故能殺生人之繆真如刀劍之殺人如酒之醉人雖

勿診視之而可以預知也何也試觀海之行雲氣者本于地氣上為雲而後雲氣行于天之下也胃之有

氣血本于穀氣所化而後血氣行于十二經之隧也是經隧者誠為五藏六府之大絡絡耳迎其氣之來

而有以奪之飲能殺生人矣故究其上下各經之數▲上下手足也▼不必盡藏府之穴以刺之止即五

里穴以奪其氣▲按五里係手陽明大腸經穴肘上三寸向裏大脉中央前本輪篇云尺動脉五五輪之

禁也素問氣穴論云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約至中道而止鍼候其氣之來者五至而已鍼凡五

往以奪之而此臟之氣盡矣及奪至二十五次而五藏輸穴之氣皆已竭矣此乃奪其天氣非由命之自

絕壽之自傾覆所以殺此生人也又何也吾窺門而見其刺其人當死于家中吾入門而見其刺其人當

死于堂上死之

最易又如是即

五禁第六十一

註內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等法然以五禁為首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瀉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瀉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張余伯榮曰此取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為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外合之皮脈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瀉過度是謂五過九宜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為九宜

註此言刺家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九宜之分也

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逆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肱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

五禁

張余氏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肩半以上庚辛應肩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乙為陽木乙為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非化氣也發矇振埃者所以通氣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此天干自乘故為取氣之禁

註此詳言五禁之寔也天干應于人身頭為甲乙肩喉為丙丁戊己為手足四支合辰戌丑未之四季庚辛應股肱壬癸應足脛故凡天干自乘之日皆無刺之發矇振埃俱刺法名目見本經刺節真邪篇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是五奪也此皆不可瀉

發矇振埃去爪論神氣之所出鐵取神氣謂無犯鬼神

張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脫者雖有實邪皆不可瀉

註此詳言五奪之實也瀉者誠之瀉去也然用藥亦猶是也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脉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脉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註張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陽熱之邪不從汗泄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泄者脈宜沉弱反洪大者陰泄于上陽盛于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若痺不移腠肉破身熱者濕邪傷於外淫而化熱脈偏絕者脾胃之氣敗也淫者酷虐之邪奪形者邪傷氣也如但熱不寒之瘧氣內藏于心而外淫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燄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重者形氣消于外血液脫于內血氣外內之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此為五逆皆不可刺也

註此詳言五逆之實也凡熱病者脈宜洪今反靜是邪盛正衰也汗已出脈宜靜今反盛躁是邪氣猶盛也二逆也著痺不移轉移其腠肉已破其身熱脈宜洪盛今已偏絕蓋偏則一手全無絕則二手全無也是三逆也人有好淫而形肉已奪其身發其色天然而白又乃去後復有衄血其血之凝黑者且多而篤重是四逆也人有久發寒熱而形體已奪脉軟則邪微今堅而止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註內論手太陰足少陰足陽明之俞穴獨動不律故名篇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十馬息下八馬伏何道從違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

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哀。其餘氣衰散以上逆。故其行微。

張此章論榮衛宗氣循度行于經脈之外內。衛脈行于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于腹氣。經氣之街以明血。氣之行于經脈皮膚之間。交相和平。俞應者也。帝問手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太陰之太。

淵經。足陽明之人迎。衝陽。足少陰太谿。之動脈也。伯言是明胃脈者。謂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榮衛宗。

氣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于肺者。榮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脈氣隨三陰三陽之氣。

而行之也。其行也以息往來者。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一十丈。為一周也。帝。

問氣之過于寸口。上十馬息者。乃榮氣衛氣宗氣盡走于息道。而變見于寸口也。下八馬伏者。謂流溢於。

中之榮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

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榮血。有八是精專而行于經。隧。

之營。止二分矣。夫榮氣行于脈中。衛氣行于脈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此經脈外內之氣相為和平。而有。

形之榮血。分行于外內。亦相為勻等者也。夫衛脈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

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滲淫皮毛。此下伏于胞中之血。半隨衛脈而行于脈內。半隨衛脈而散于皮。

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而出于腹中之血。半隨衛脈而行于脈內。半隨衛脈而散于皮。

氣之街。夫精專者。二分行于經。隧隨衛脈者。二分出于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互相為勻等矣。皮膚之氣。

氣從指井而溜。注于榮。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于膚表。從道往還。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藏。卒。

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藏之氣。至于手太陰。而變見于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于魚際。則動。

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于手陽明太陽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

十二藏
肝之本
標出于
頭氣胸
氣之街

問者豈明而欲復明耶抑亦此間在經脈篇前耶伯言脈氣之離于各藏也如矢之離于弓弩如水之下于岸矢發則往水下則流及其會于寸口上于魚際則會于肺經矣又從肺經而行之一晝一夜共五十度但其上魚之際十馬在息下魚之後八馬伏藏故上魚既已則氣似反裏反其餘氣裏散既已則又逆而上之于魚是以各經上魚之後行之甚微惟肺則為百脈所朝而獨動不休者非他經之所可同也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顙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三陽顙玉篇海篇音埃皆釋云饑黃起行今日出顙及本經癰狂等篇皆有顙

痛此必有定所或是顙顙通用當讀顙為顙

此言陽明之氣盛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為陽明是陽明主燔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胃氣上注于肺者胃府所生之榮氣宗氣上注于肺而行于經絡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其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膈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止於陽明之火氣上走空竅行于皮膚之氣分而上合于陽明之脈中并下入迎此胃府所生之悍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為陽身半以下為陰謂在上者為逆故陰陽上下靜則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陽病而陽脉小陰脉大者為逆陰病而陰脉大陽脉小者為逆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動則俱動右引繩墨如相傾而不相應者則為病矣按上章曰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腰氣有街氣在腹者止於背膂與衝脈于膺之左右動脉間手足陽明之脉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循股外廉至足附上夫胃之悍氣合陽明之脉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脉相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于足跗者動于衝迎之相應也

陽而上與人
迎之相應也

此言胃脉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榮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此言胃脉動之不休也三焦之氣皆從胃氣而生榮氣隨宗氣以上注于肺而行之其悍氣者衛氣也

于足太陽膀胱經之睛明穴。應攢竹曲差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等穴。入絡于腦。復出于額下。足少陽膽經之客主人。一名上關。耳前起骨上廉。開口有室。張口取之。乃得。循胃經之牙車。一名機關。一名曲牙。耳下曲頰端。耳前陷中。開口有室。今才車當是頰車。合于陽明之經。遂并下胃經之人迎。一名五會。頸大脉動。應手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仰而取之。以候五藏氣。此雖衛氣所生。寔內之胃氣出而別走于陽明之經。逆者也。故其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陰陽升降其動也。若一。故人有陽病。脈洪大。其胃脉反小者。為逆。以陽病宜見陽脉也。人有陰病。脈沉細。其胃脉反大者。為逆。以陰病宜見陰脉也。故

陽氣亦下出于此
後天所生之陽氣也

陽病而俱靜。陰病而俱動。若引繩以相傾者。必病此胃脈所以動之不休。而亦可以驗諸病也。以衛氣之行。即胃氣以為之主耳。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衛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腠中。循脛股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

張此言流溢于中之血氣。一從衛脈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腠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于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之絡。是以陽明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水火。藏于腎。藏出于下而升于上也。夫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合于人迎。是從膺胸膈腹而下出于跗上。如左右之動脈。與衛脈會于臍間。則陽明之血氣隨衛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此節論衛脈與少陰之街。蓋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腹氣之街。衛脈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明少陽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必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馬此言腎脈動之不休也。脈有奇經者八。其衛脈者為十二經之海。與足少陰腎經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街。即氣街歸永下二寸夾臍相去四寸。臍上上一寸。筋脈應手宛宛中。復循陰股內廉。斜入膝後曲處之腠中。循脛骨內廉。並本經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經復溜水泉。照海大鍾等穴。入于足下之湧泉。其別支者。方其斜入內踝之時。出而属于足面之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腎脈之所以常動不休也。由此觀之。則肺脈之動不休者。以榮氣隨宗氣而行。諸經其諸經之脈。朝于肺也。胃脈動之不休者。以衛氣出于胃而行之不已也。腎脈動之不休者。以衛脈與腎脈並行而行。之不已也。此其所異于諸經也。數

黃帝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遠。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張此申明經脈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脈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脈中。上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秒末。手足之指井也。其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